

本报记者 王小蒙

肝衰竭危及性命 妹妹和女儿抢着捐肝

李鲁勇是菏泽定陶人,今年45岁,身体瘦弱的他只有一百来斤,但气色比以前好了很多。二十多天前,他接受了肝移植手术。10日上午八点半,记者在省立医院见到他时,一家人正开心地准备出院。

“感觉挺好的,没有明显的不舒服。”李鲁勇说,他被肝病折磨了20年,没想到有一天能治好。“年轻时就患上了乙肝,不间断地看病,经常来济南,也去过开封、北京、上海的专家也都咨询过。吃过不少药,肝病却眼看着越来越厉害。”

两个半月前,李鲁勇突然出现严重的腹水,三千多毫升的积水憋得他喘不上气。“稍微一走动就喘得厉害,一直持续了半个月。”随着病情逐渐加重,李鲁勇在一个半月前转到山东省立医院。

“他已经出现肝衰竭,只能进行肝移植,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。”妻子王永翠还记得当时医生找她谈话,必须要尽快找到合适的肝源。但O型血的肝源尤为紧缺,亲属间肝脏捐献或许还能有希望。

“兄妹的血型应该是一样的,要不让李薇验个血试试。”从李鲁勇住院开始,妹夫于钦伟就从南昌专门赶回来,陪在身边随时照顾着。当他看到哥哥一家为肝源一事发愁时,他果断提出,可以让妻子李薇配型试试。

得知哥哥需要肝移植,当时还在南昌的妹妹李薇,立马去医院验了血型。“O型血,我应该能救哥哥了!”李薇连夜赶回济南,准备再做进一步的配型。

“女儿也想着给他爸捐肝,说20年前是爸爸给了她生命,现在她也要救父亲一命,来报答养育之恩。”王永翠说,妹妹和女儿都争着给丈夫捐肝,而手心手背都是肉,这让两口子一度难以抉择。“妹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。”

“配型成功就我来” 妹妹捐出一大半肝脏

“侄女年龄还小,将来还得找对象、结婚,我身体好,用我的!”李薇已经打定主意。“我说不要再争了,只要我配型成功,你就争不过我。”李薇对侄女说。配型成功的结果出来后,李薇更坚定了当初的念头。“我就是遭点罪,不会有太大的影响,还能救哥哥一命。”

活体器官捐献要经过医院、卫计委审核,还要全体亲属同意。李薇的丈夫于钦伟第一时间表示支持。“就是婆婆有点担心,一开始不太愿意,丈夫还帮着劝说婆婆。”李薇说。

手术前一周,李薇通过了审核,开始积极做起捐献前的准备工作。2016年12月18日上午七点半,李薇被推进手术室,手术一直进行到当天晚上六点。

手术中还发生了一段插曲。“术前想着把小一些的左肝捐给哥哥就行了,手术中才发现左肝偏小不够用,只能捐大一些的右肝。”担心妹妹身体的王永翠打算放弃,回家筹钱寻找新的肝源。

“左肝虽然比右肝小,但术中发现比预估的还是要大一些,也足够李薇用了。”省立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刘军说,在保证供体安全的前提下,妹妹给哥哥捐了大一些的右肝,有640g,相当于60%的肝脏。

“手术都已经进行了,再说妻子留下左肝也没有危险。”于钦伟虽然很担心妻子身体,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犹豫,依然坚定地在同意书上签了字。随后他便一直等在手术室门口,忐忑不安地连抽了三包烟。

妹妹捐肝给哥哥 十多年还是头一次

住院二十多天,李薇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,仅剩刀口附近还有点疼。“目前李薇的肝功能已经恢复,再过半年左右,肝脏还会再增加原来三分之二大小。”刘军说,尽管技术比较成熟,但受限于肝源紧缺,



1月10日,完成肝移植手术的李鲁勇正准备出院。前不久他还因肝衰竭一度生命垂危。听闻肝移植才能救命,妹妹李薇毫不犹豫捐了一大半肝脏给哥哥。被肝病折磨二十多年的他因此重获新生。

只要哥哥好起来 我愿把肝分一半

哥哥被肝病折磨20年,妹妹捐肝让他重获新生



快出院了,妹妹李薇给哥哥李鲁勇好好打扮一番。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

移植手术仍十分有限。“肝源有两种途径,一是等待捐献肝脏,二是亲属间活体肝移植,从全国来看,后者约占10%。”

刘军介绍,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多见于父母孩子之间,而又以父母捐献给孩子的多。还有的是夫妻之间捐献,但兄弟之间,尤其是妹妹捐献给哥哥的,十年来还是他们医院的头一例。李薇说,他只比哥哥小一岁,从小两人感情很好,哥哥一直以来对她帮助也很大。

“当时女儿没有争过姑姑,

还大哭了一场。”王永翠说,感念姑姑恩情的女儿,贴身照顾着刚手术完的姑姑,给她洗脸洗脚,喂她吃饭,直到出院。

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一科副主任医师李自强介绍,患有内、外科常规方法不能治愈的肝病,预计在短期内可能死亡,尚能耐受手术者均适合做肝移植,而手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的药物。

由于缺少供体,每年都有很多病人等不到手术遗憾地离开人间。专家介绍,我国目前未

实施脑死亡法,中国的传统观念对器官捐献也有很大的干扰影响,这一系列因素,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。

据报道,截至2016年3月,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6.6万余人,成功捐献6624例。记者从省红十字会了解到,截止到2016年底,我省线下登记器官捐献人数累计达2432人,线上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在线登记1404人,累计实现器官捐献845例。

再见了这个世界,再“见”这个世界

聊城五岁女孩患脑瘤去世,捐出眼角膜

1月10日下午三点,聊城五岁女孩昕昕永远闭上了眼睛,走完了只有五岁的人生。昕昕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她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“看”世界。聊城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和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大夫来到昕昕家,鞠躬与其告别后,摘取了眼角膜,她也成为东昌府区首例眼角膜捐献者。



在场工作人员鞠躬送别昕昕。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

本报记者 邹俊美

昕昕平静地走了

10日下午五点多,记者来到昕昕家,昕昕平静地躺在床上,白色的床单盖住了她可爱的小脸。昕昕父母的亲朋都守在家里,气氛凝重。昕昕的妈妈一时还无法接受女儿的去世,爸爸和奶奶的眼眶都红红的。

最近一周昕昕一直深度昏迷,叫不醒,不哭也不闹。8日那天,她突然变得话多了,嘴里一直出声,但大人听不懂在说什么。“9日,她呼吸有点不顺畅,吸上氧气依然不能缓解,10日一天都是呼吸短促,下午三点多就不行了。”昕昕奶奶含泪说,昕昕走得很平静。

昕昕去世后,他们联系了省眼科医院。下午六点左右,省眼科医院和东昌府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到昕昕家。签好协议后,所有到场人员一起鞠躬送别昕昕。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大夫摘取了昕昕的眼角膜。

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工作人

员说,昕昕是东昌府区首例眼角膜捐献者,聊城市只有8例。

孩子没白来世上一趟

昕昕三岁时查出患有脑瘤,两年来,做了三次手术,化疗、放疗几十次,身上插着各种管子,到处都是针眼。经受了人间所有痛苦,但孩子很坚强,从来不喊疼。去年12月,昕昕的病情恶化,脑瘤细胞转移到全身。得知孩子的病没有希望时,昕昕父母做出捐献女儿眼角膜的决定。

去年12月17日上午,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登门为昕昕办理角膜捐献相关手续。昕昕爸爸杨潇代女儿填写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,接过写有女儿名字的角膜捐献登记证书。

“孩子得病的时候,得到过社会的捐助,我们想把她的眼角膜捐出去回报社会。”昕昕父亲杨潇说,让女儿的“眼睛”留在世上,让她换一种方式继续“看”世界。去世对昕昕来说是一种解脱,但丧女之痛让昕昕的父母、一对八零后夫妻异常

悲痛。

“孩子的眼角膜能让别人重见光明,孩子没白在世上走一趟。”昕昕的奶奶说。

能帮多名患者重见光明

“她的眼角膜至少能救治两人。”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大夫张晴宇说,原则上海角膜移植是“一对一”的,也就是说一名捐献者的一对角膜,经眼库检测合格后,可使两名失明的病人复明。但近年来,随着角膜移植手术技术的提高,一个角膜也可能能救多人。

张晴宇说,中国人对逝者能否安详闭眼很在乎,但摘取眼角膜不会破坏捐赠者遗容。“眼角膜是位于眼球前壁的一层透明膜,摘取眼角膜时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性,可能会带点白眼球,但是不会破坏捐献者的仪容。为了让家属相信,摘取时一般都会请家属监督。”

昕昕的眼角膜摘取后,他们会尽快联系上有需要的眼疾患者并实施手术,让昕昕的眼角膜点亮别人的光明。